

# 非常经典

当墨香之手轻轻拨动心之丝弦时，流淌的是来自灵魂的多彩乐章。华美的，亦或是悲泣的，无论身在何处，心永远在一个守候的地方守护属于自己的音符。在名著成就的乐章中，每一个文字的音符都是心的宠儿。

## 天真时代 (下)



[美国] 伊迪丝·华顿

0762

# CLASSIC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 非常经典

## 天真时代(下)

(美国)伊迪丝·华顿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常经典/张兴主编. —喀什: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6

ISBN 7-5373-1405-5

I. 非... II. 张... III. 文学—作品—世界—青少年读物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1920 号

## 非常经典

### 天真时代(下)

(美国)伊迪丝·华顿 著

---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830001)

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32 开

印张:2000 字数:20000 千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

ISBN 7-5373-1405-5 总定价:5160.00 元(共 2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 前　　言

铭刻岁月的灿烂，绽放思想的力量。采撷智慧的点滴，汇聚灵感的微妙。经典闪烁永恒的光辉，名著恪守信仰的魅力。名著带我们穿梭时空的隧道，追寻先贤的足迹，触击他们内心深处迸发的精神火花。尽情品味世界文坛浓郁的墨香，彻底释放世界名著永恒的青春，让我们在高于单纯的情感层面的灵魂世界，凝聚来自生命质地的坚韧、唯美、神奇和信念。感受世界名著的原汁原味，就在我们与您相伴的名著之旅。

在这套《非常经典》丛书中，共收录了近 50 位国外作家的百余部作品，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时代的主题。会聚本套丛书的文学巨匠有莎士比亚、托马斯·哈代、查尔斯·狄更斯、雨果、儒勒·凡尔纳、巴尔扎克、莫泊桑、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马克·吐温、海明威、泰戈尔、卡夫卡等等。大师们将文字编织起来的生活面貌、社会风貌、宇宙神秘，一一展现。我们透过今天的眼光去看当时的人、事、物以及存在着的万物时，看到的不是一种时代的距离感和空间的超越感，而恰恰是一种生命的责任感和参与感。对于人本身而言，我们所创造的奇迹和所犯下的罪孽，历史记载着，而我们怎样更好的共存，历史继续着。名著承载着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效应，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把名著作为一种精神升华，更重要

的是真实的思考与诚实的付出。相信青少年朋友们在体验名著的震撼时，一定能将人生的定义更好的诠释，并为自己的人格塑造和完善找到良师。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和指正。

编 者

## 作者简介



伊迪丝·华顿(1862—1937),1862年出生于纽约一个富贵之家,幼年随父母旅居欧洲,11岁时回到美国。她的家庭教师指导下接受教育,自幼受欧洲文化的濡染。伊迪丝少年时代便酷爱文学,在父亲的图书室里阅读了大量古典文学名著,很早就开始写诗,

以后又练习写短篇小说。1885年她与门当户对的波士顿绅士爱德华·华顿结婚。婚后一度中断了写作。但她的婚姻生活并不美满。她1907年移居法国，1913年与丈夫离婚，后定居巴黎，以全副精力投入创作。伊迪丝·华顿与旅居欧洲的亨利·詹姆斯交往甚密。亨利·詹姆斯对她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伊迪丝积极投入社会救济活动，并因此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荣誉勋章。

1899年，伊迪丝·华顿37岁时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高尚的嗜好》，从此她进入小说创作的丰收时期，几乎每年都有作品问世。1902年她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抉择之谷》属历史题材，描写一位意大利贵族青年的经历与悲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18世纪意大利的社会生活。1903年她出版的中篇小说《圣殿》没引起多大反响，但1905年她发表的《欢乐之

家》却为她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使她真正进入美国优秀小说家的行列。小说以纽约上流社会为背景，描写一位家道中落的女子在追求理想婚姻的过程中受尽上流社会的奚落与排斥，最终被迫害致死的悲剧，具有一定的社会批判意义。1907年她发表的中篇小说《特莱梅夫人》与后来发表的《暗礁》(1912)和《乡土风俗》(1913)都以法国为背景，表现婚嫁法国的美国女性在两种文化与伦理传统冲突中所经历的矛盾与痛苦。1911年她发表的中篇小说《伊坦·弗洛美》一反华顿小说创作中一贯采用的上流社会背景，第一次直接地描绘下层社会的生活与复杂的感情世界。作品描写一位破产农场主与女佣的爱情悲剧，出版后反响强烈，被认为是华顿写得最好的悲剧故事，后来被改编为戏剧。1917年她发表的《夏》为其姊妹篇，表现出更直接的现实主义批判意识。华顿反映第一次世

界大战的小说《马恩河》(1918)与《战地英雄》(1923)因给予战争过分的肯定而遭到评论界的批评。1920年她发表的《天真时代》是华顿战后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代表了她小说创作的高峰,该书受到高度评价,1921年她获普利策小说奖。20年代以后,华顿进入创作的后期。这时期较重要的长篇小说《月亮的隐现》(1922)及中篇小说集《老纽约》(1924)反映了19世纪40—70年代纽约上流社会的生活。华顿另外还著有短篇小说集多部,文学论集《小说创作》(1925)和自传《回顾》(1934)。她1937年8月病逝于巴黎。

伊迪丝·华顿的小说题材广泛,她尤其以描写美国上流社会的世态风俗而见长。作家对美国南北战争引发的时代变迁与社会新旧价值的交替极为敏感,新兴资产阶级大刀阔斧地闯入保守衰败的贵族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社会阶级结构与经济结构的迅速解

体与重新组合，这些都在华顿的作品中得到了较充分的表现。她善于用隽永的语言和细密的文笔把事件、人物及人物的心理活动刻画得栩栩如生。由于她刻意追求细腻地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被评论家誉为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代表。

《天真时代》的主要情节发生在 19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纽约上流社会。那是伊迪丝度过童年与青春的地方，她在那儿长大成人，进入社交界，订婚又解除婚约，最后嫁给波士顿的爱德华·华顿，并度过了婚后的最初几年。时隔 40 年后，作为小说家的她回顾养育过她也束缚过她的那个社会，她的感情是复杂的，既有亲切的眷恋，又有清醒的针砭。

《天真时代》被认为是伊迪丝·华顿结构技巧最为完美的一部小说。作家从自己亲身经历与熟悉的环境中提炼素材，塑造人物，将作品题材根置于深厚

的现实土壤之中。尤其通过博福特命运浮沉这一线索与主人公爱情悲剧的主线相互映衬，使一个看似寻常的爱情故事具备了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在人物塑造方面，作家淡化人物社会行为、着力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尝试无疑是对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发展。而这一切使《天真时代》成为一部经久不衰的杰作。

# 目 录

第十九章 .....	1
第二十章 .....	20
第二十一章 .....	41
第二十二章 .....	65
第二十三章 .....	80
第二十四章 .....	98
第二十五章 .....	109
第二十六章 .....	126
第二十七章 .....	147

第二十八章.....	160
第二十九章.....	172
第三十章.....	186
第三十一章.....	204
第三十二章.....	227
第三十三章.....	245
第三十四章.....	275



## 第十九章

这一天天气晴朗，清新的春风里满是尘埃。两家的老夫人都各自从衣柜里取出了褪色变黄的黑貂皮围巾和貂皮袍。前排座位上飘来的樟脑味几乎淹没了围绕圣坛的丁香花散发的微弱的春天气息。

随着教堂司事的一个信号，纽兰·阿切尔走出小礼拜室，在伴郎的陪伴下，站到格雷斯教堂圣坛的台阶上。

这一信号表明，载着新娘和她父亲的马车已遥遥在望，但必然还有相当长的时间可在门厅里整顿、商量，伴娘们也已在此徘徊，像复活节里的一簇鲜花。



在这段不可避免的等待时间里，人们期待着新郎独自面对他们，以显示他迫不及待的心情。阿切尔跟履行其他仪式一样，驯服地履行了这一仪式。这些仪式构成了似乎仍属于历史之初的纽约 19 世纪的婚礼。在他承诺要走的道路上，每件事都一样的轻松——或是一样的痛苦，这要看你怎样认为。他已经执行了伴郎慌慌张张下达的各项指令，其态度跟以前他引导的新郎们走过这座迷宫时一样的虔诚。

至此为止，他有理由相信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伴娘的八束白丁香和铃兰花束、八位引座员的黄金与蓝宝石袖纽及伴郎的猫眼围巾饰针都已按时送了出去；他熬了半夜斟酌措辞，写信答谢最后一批朋友与旧情人赠送的礼物；给主教和教堂司事的小费也已稳妥地放在了伴郎的口袋里；他的行李和旅行替换的衣服已经运到了曼森·明戈特太太家中，婚礼喜宴将在那儿举办；火车上的私人包间也已订好，将把这



对新人送到未知的目的地——隐匿欢度新婚之夜的地点是远古礼仪中最神圣的戒律。

“戒指放好了吗？”小范德卢顿·纽兰低声问道，这个毫无经验的伴郎，被自己所担负的重任吓坏了。

阿切尔做了个他见过很多新郎做过的动作：用他没戴手套的右手在深灰色马甲的口袋中摸了摸，以便再次肯定这枚小小的金戒指（戒指内圈刻着：纽兰给梅，4月一，187—）正呆在它该呆的地方。然后他又恢复了原来的姿势，左手拿着高礼帽和带黑线脚的珠灰色手套，站在那儿望着教堂的门。

教堂上空，韩德尔的进行曲在仿制的石头拱顶下越奏越响。随着乐曲的起伏，已经淡忘的众多婚礼的片段又浮现在眼前。那时他站在同一圣坛的台阶上，兴高采烈却又漠不关心地看着别的新娘们飘然进入教堂中殿，朝别的新郎走去。

“多像歌剧院的第一夜演出啊！”他想。他认出了



在相同包厢里（不，是教堂的长凳上）那些相同的面孔，继而猜测着，当喇叭最后一次奏响时，是否见到头戴同一顶高耸的鸵鸟毛无檐帽的塞尔弗里奇·梅里太太和佩戴相同的钻石耳环、面带相同的微笑的博福特太太——并且，在天国里，是否也在前排为她们准备好了合适的座位。

在这之后，仍然有时间一个挨一个地检阅在前排就座的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女人们因好奇与兴奋而显得生气勃勃，男人们则因不得不在午餐前穿长礼服并要在婚礼喜宴上争抢食物而紧绷着脸。

“要在老凯瑟琳家吃喜宴真是糟透了，”新郎想像得出里吉·奇弗斯会这样说。“据我所知，洛弗尔·明戈特坚持要让自己的厨子掌勺，所以只要能吃得上，准是顿美餐。”而且，他还想像到，西勒顿·杰克逊会权威地补充说：“亲爱的先生，难道你还没听说？

喜宴要按英国的时新方式，在小餐桌上用餐呢。”